

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蠻語也

課小豎鋤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

首一云秋日
間居三首

先揭起移牀意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與深

山雉防求敵

射雉賦伊義鳥之應敵徐爰注雉見敵必鬥容他雜顧注防求敵即下首薄俗防人面意公自幸與世無爭也

江猿應獨吟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

眾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

仇注壑當秋故寒青蟲懸就日

淨後景

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蹏

即所謂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也

此寫舍北朝景

劉須溪云三四語亦眼前人所

不到

黃生注揚子法言云貌則人心則獸莊子馬蹏篇云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言薄俗人情叵測惟以渾同之道處之庶可全

身遠害也。上句以人面隱獸心。下句以篇題括篇意。皆杜詩用事入化處。又漢匈奴傳披髮左衽人面獸心。吟詩重回首隨

意葛巾低。

此篇舍北暮景

離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

惟岸摧故離弱

日斜魚更食客散鳥

○劉○須○溪○云○幽○趣○宛○

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獨

徘徊。

黃白山云觀此二詩則知此地人情薄不及浣花鄰曲多矣故遣悶詩有云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

解悶十二首

諸作俱隨意所及為詩不拘一律

先從夔州風景敘起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

致○

○寫○得○色○色○有○

果溪女一作友得錢畱白魚

此預思解悶

此首即事懷人
憶故居因而憶
鄭監也

五首皆懷詩人
商兼及自寫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

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二里謝惠連有

西陵阻風獻康樂詩宋注時有胡商下揚州來別因道其事西陵驛樓公少遊吳越時所登也

為問淮南米貴賤老

夫乘興欲東遊

故秋瓜字特重見致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邱

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城門又名青門門

外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

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當作洲原注今

鄭祕監審南湖鄭監所在也夔府咏懷詩南湖日扣舷朱注張禮遊城南記濟潁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原過瓜洲村注瓜洲村在申店潁水之陰許渾

集有和淮南相公重遊瓜洲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按瓜洲村與鄭莊相近鄭莊虔郊居也審為虔之姪其居必在瓜洲村故有末語

沈范早知何水部

梁書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

猶不曹劉不待薛郎中

原注水部郎中薛據言據之才恨不與曹劉同時也仇注何薛同為水部但何有知音而薛無

同調故獨當省署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據前在省部今在荆南故云陳

師道曰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翁即薛據詩也

李陵蘇武是吾師此句即孟論文語孟子論文更不疑原注校書郎孟雲卿

一飯未曾畱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言似蘇李也

此獨記名以別於雲卿也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即今耆舊無新語漫釣槎頭縮項一作鰠縮項鰠出襄陽耆舊傳注詳九卷孟浩然詩鰠鳥泊隨陽雁魚藏縮項鰠又試垂竹竿釣果

得槎頭鰠時孟已沒

將自己搖在中間杜每有此章法

邵云此老苦心乃爾後人草草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古通知謝將

能事謝靈運謝朓將猶將物之將頗學陰何苦用心陰鏗何遜學陰何當指五言句法

贊襄陽只一清
學贊摩詰只一
秀字品評不苟

下四首皆借荔
枝遣興蜀歲貢
荔枝誌所觸也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邱壑蔓寒藤。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宋

之間藍田別墅。墅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裴迪浮舟往來。最傳秀句寰區滿。未絕風流

相國能。原注。右丞弟。今相國縉。金壺記。王維與弟縉名冠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顥。論筆則王縉。李邕。

先帝貴妃今一作俱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通鑑。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

之北。至長安。色味不變。樂史外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於長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蔡君謨荔枝譜。則曰。貴妃涪州荔枝。歲命驛致。

東坡亦云。天寶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並進也。炎方每續朱櫻獻。仇注。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內園。不出

蜀貢此。特言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玉座應悲白露團。

憶過瀘戎摘荔枝。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敘爲上。涪次之。合又次之。涪以妃子得名。有妃子園。按敘州卽戎州。盧注。公去年

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擘荔枝句。當卽指此。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見無顏色。

荔枝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也

紅顆酸甜只自知

此言荔枝雖得馳貢而至京師者終不若此地之佳以喻

環饒之資世有真知者少也

翠瓜碧李沈玉瓚赤梨蒲萄寒露成

南史扶桑國有可憐赤梨經年不壞

先不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此言品之異者託身必遠諸果在處多有同一蔓生獨有娟娟

美好之物偏出自幽遠之區也

按張曲江荔枝賦序謂南海荔枝百果無一可比余往在西掖嘗盛稱之諸公莫之信夫物以不知而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深知

與彼何異其賦中云沈李美而莫取浮瓜甘而自退又云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每被銷於凡口罕獲知於貴躬柿何稱乎梁侯梨何幸乎張公

二章語意全從此脫胎皆感慨不遇之意杜臆粘在充貢上說未為得解

側生野岸及江蒲

一作浦蜀都賦旁挺龍目側生荔枝趙曰白戎樊而下以畝為蒲今公私契約皆然朱注劉熙釋名

草團屋曰蒲又謂之菴此詩江蒲似用此義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

不熟丹宮滿玉壺

顏延之詩此月鑒丹宮言

不熟丹宮而貢之卻滿玉壺

雲壑布衣鮐背死

詩黃髮台背注老人背有鮐文

勞人害馬翠

眉須

方輿紀勝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里當時以馬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眾此又言荔枝雖屬遠生猶得以奔騰傳置供

翠眉之一笑而雲壑布衣老死駘背無一人知者其阨窮始有甚焉尤可歎也

浦二田云同一荔枝也前二首主褒此首主貶前則即荔為比此乃舉荔相形也託物見志語意轉換不竭

復愁十二首

人烟生僻處虎跡過新蹠野鵲

一作鶴

翻窺草

見求食之難

村船

逆上溪

見舟行之險

釣艇收緝盡昏鴉接翅稀

一作歸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

六朝句法

二首指當下言

邵云非杜能事聊存一格

衣。〔李義府〕堂詞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

萬國尙戎馬故園今若何。〔謂東都田園〕昔歸相識少早已戰

場多。〔乾元初公自華州曾歸東都〕

二首愁故鄉。
此首中足上首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棄官則須歸農〕年深荒草徑老恐失

柴扉。

此首因思鄉感
劉行路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一作〕旗竿。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

難。〔謂自安史造亂後至今不得歸也〕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問閭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愁間閨

杜臆定外寇易定人心難有喜亂樂調之意是以可愁也

愁回紇

貞觀銅牙弩

南越志龍川有營澗常有銅弩牙流出皆以銀黃雕鏤父老云越王弩營處也按貞觀時或仿為之

開元

錦獸張

師氏曰錦獸張謂所設射侯也

花門小箭好

朱注按史收東京時郭子儀戰不利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

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花門小箭好此一證也

此物棄沙場

安史之亂皆藉回紇兵收復中國勁弩反失其長技公所以歎

之言外亦見回紇未可狎意

愁諸將

今日翔麟馬

唐會要貞觀中骨利幹獻良馬十匹太宗各為製名九曰翔麟紫兵志以尙乘掌天子之御凡十二閑為二廐一曰

祥麟二曰鳳苑以繫飼之

先宜駕鼓車

駕鼓車注見三卷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意時降將羈縻代宗專事姑息故云然

無

邵云將驕卒惰之意隱隱言外

勞問河北諸將角榮華

羅大經曰言諸將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

也公詩雜虜橫戈數功臣甲第高即此二章意

愁禁兵。盧德永云中五首所

任轉江淮粟休漆苑囿兵

盧注當時劉晏均節賦斂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若宿衛冗軍不裁

論時事處詞氣
淵然黯然而雅
人深致

立見其
匱也

由來貌虎士不滿鳳凰城

朱注按史永泰元年魚朝恩以
神策軍屯苑中公詩所云殿前

兵馬也二句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之意代宗寵任朝恩
由是宦官典兵卒以亡唐公此詩所諷豈徒爲冗兵慮哉

此氣候失平而
愁○下三章仍

說現在景事

此窮居寂寞而

愁

送酒便就
酌而歸

如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

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

檀道鸞續晉陽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
於宅邊摘菊盈把望見白衣人乃王宏

宋章總結借吟
詩以遣愁○蔣

云此首風吹別

鬬軒然一笑矣

賞時魚謂當時所賞之魚袋唐會要開元中張嘉貞奏致仕及內外官五品以
上檢校試判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以理去任亦許佩魚自後賞緋紫例兼
魚袋謂之章服朱注言我雖老若江總有銀魚之賜則
流落未足爲恨也公嘗檢校員外郎賜緋魚袋故云

洞房

趙曰此下八篇蓋一時所作杜臆八章詩皆追憶長安時事以
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二字爲題乃

三百篇
遺法

玉西樵云諸篇
俯仰盛衰託興
微婉自是絕作
劉須溪云何限
言外所謂語不
迫切而意獨至

洞房環珮冷

指妃子之沒

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

舊宮

龍池注見十一卷舊宮興慶宮也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人非之感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

同

譚舊時宿省所聞

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漢地理志古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孝惠二年

起按漢武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正黃山宮之北蓋借茂陵以喻元宗泰陵也

此八詩緣起蓋因秋夜舟中見月感宮掖淒涼而作也亦用倒格○沈確士云一結黯然尤覺淚和墨下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

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禁中初重木

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輦從趙曰雜樹如桃李之屬沈約詩春風搖雜樹龍

喜出平池

明皇十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出遊宮垣水溝中蜿蜒奇狀靡不瞻睹

落日留王母

漢武內傳

王母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乃坐

微風倚少兒

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則子夫少

兒先與霍仲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為陳掌妻采注按飛燕外傳帝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

就新乎帝乃令無方持后履微風倚少兒蓋合用少兒飛燕事又王母比貴妃少兒比秦虢諸姨也

宮中行樂祕少有外

人知

漢書周仁得幸入卧內後宮祕戲仁常在旁終無所言

黃白山云此章略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祿山宮裏虢國門前之句非惟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

投壺郭舍人

西京雜記武帝時郭舍人

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入小豆照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於輩中為驍傑也每投壺帝輒

金每蒙天一笑神異記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流光今

也復似物皆春言畫之工可同春色盧注元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顰帝呼為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

政化平如水皇明一作斷若神時時用抵戲漢武帝紀元封二年

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文穎曰角抵者兩兩相當角力角技藝故稱角抵蓋雜技樂也亦未雜風塵

容齋隨筆言伎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盼賞接然使政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害也一說政平明斷即指開元之治語意

尤為直截

鬪雞

鬪雞初賜錦東城父老傳元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及即位立雞坊於兩京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尾干

數養於雞坊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飼之帝出見賈昌弄木舞馬解登雞召入為五百小兒長金帛之賜日至其家天下號為神雞童

牀〔明皇雜錄〕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各分左右部目為某家龍某家驕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奮首鼓尾縱橫應

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而上扑轉如飛或命壯士舉榻舞於榻上樂工環立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 簾

下宮人出樓前御曲一作長〔明皇雜錄〕每賜酺太常陳樂教坊大陳柳尋槿走索九劍角觥鬪雞令宮人數百

自幃中擊雷鼓為破陣樂又曰元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設看樓觀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

女於樓前縛架出眺歌舞以娛之 仙遊終一闕〔開元傳信記〕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上清之樂其曲淒楚動人明皇以玉

笛尋得之名紫雲迴〔異聞錄〕開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夜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遂歸製霓裳羽衣之曲

女樂久無香女樂謂梨園弟子〔張遠注〕仙遊句反上御曲長女樂句反上宮人出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南部新書〕驪山華清宮毀廢已久惟存繚垣乾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巖絕礎柱尚存山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

而上道側有飲酒亭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

黃白山云此首兼述盛衰存沒不以荒宴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刺譏此溫柔敦厚之遺教也

歷歷

邵云綜括前後開閣盡致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

明皇致亂在天寶而轉思開元乃舉

盛以蔽其失曰無端者蓋諱言之不以盜賊之起歸過於君也

忽已歲時遷巫峽西江外秦城

北斗邊爲郎從白首

荀悅漢紀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卧病數秋天

仇滄柱云此首承前起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賊起包之何義門云此章略斷真善於立言爲尊者諱

公之本旨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

天寶十四載十二月祿山陷東京次年六月入潼關

天子初

張云一初字便見平旦歌舞荒

邵子湘云洞房八章皆追憶開元天寶時事語含諷刺而蘊藉不露深得
小雅詩人之遺。仇滄柱曰此及秋興諸詩撫時感事有關國家治亂興
亡寄託最爲深遠秋興八首氣象高華音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然洞
房八首意思沈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此皆杜老聚精會神之
作故千載之下猶
可歌而可涕也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背漫多知。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損。

補衡鸚鵡賦紺趾
丹嘴綠衣翠衿

何用羽毛奇。

顧脩遠云此詩分明有才人失路託身異族之感如
魏武之於楊修隋煬之於薛道衡皆所謂憐復損也

孤雁